

永樂大典

二九

22855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卷 〇五 六	卷 〇五 七	卷 〇五 八	卷 〇五 五
齋 字	齋 字	齋 字	齋 字



7
72
00
12

重錄總校官侍郎高拱

學士臣翟象昇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生員臣崔光弼

圈點監生臣祝廷召

臣曹惟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七皆

齋

齋名十一

遇齋

宋趙蕃淳熙葉周愚鄉用荀卿氏之語以遇名齋從余求詩為賦古意一首 世俗爭知競治容紛紛墻穴交相從誰知亦有

東正色奉養辛勤供職春過期不嫁心不悔。恒蹇數夫終德配君不見蘭生林下久含章。得時可以充君佩。

存齋

臨川志金谿縣

象山槐堂書院有堂扁存齋宋朱晦庵大全集存齋記予吏於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為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史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為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藿而居焉惟夫子為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豪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為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子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

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子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衆情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在矣。此子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勵也。子不獲讓。因書以校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子發其義。子謂存一也。而易以性曰。誠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誠之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爲甚可畏乎。免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且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以保吾

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誠理也。而老氏之為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為本。而非主乎理矣。清父顧兼取之。予懼清父之惑而失其所存也。武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顧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張南軒集存齋記。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未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存去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為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道。易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真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乎察于上下而不可掩。工用無窮。變化日告。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

子爲之記。若子者蓋砭砭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友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題李克。且將以自警。歟。元程禮部集存齋記。余客京師。以句讀之學。教都人之子。張君文昭。踵門請曰。僕家雍陽。有讀書之室。曰存齋。願爲之記。余謝不能。他日又來。又謝之。既而來益數。謝之如初。則投簡慨然不憚曰。敏文欺我哉。何見絕也。蓋王君敏文。善於辭令。深知文昭而厚於余。閤余老而無聞。亦欲朋友之知余也。故稱許過當。而文昭實來。余豈能言者哉。用是自愧。雖然。若終無一言。是孤文昭之望。而成敏文之欺。殆於不可。乃書其簡而復之曰。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慨然而感。人與禽獸。果何異哉。亦惟有仁義之心焉爾。君子存之。則爲君子。小人去之。則爲小人。而況於禽獸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亦以人心之出入無常。而不能存乎仁義也。仁義心之德也。心存則仁義存矣。仁義存。則施之四體。而喻達之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宜矣。人道不幾於盡乎。君子也。庶民也。禽獸也。同此生也。而貴賤懸絕。若此者。存不存之間而已。家有寶玉。則必固藏。謹守護。使盜賊不得窺竊。是以能久存仁義之於身。非特寶玉之重也。而不知所以存之。以忘於私慾之盜賊。可謂知乎。有天下者。存天下。有一國者。存一國。有家者。存其家。仕者存乎位。農工商

賈存乎業士君子存乎仁義今張君修孔孟之學而以存名齋其不墮於
庶民而爲君子之歸也審矣然又聞之恃其存者未必能存也惟懼其亡
者而後能保其存故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張君其亦知懼也哉余老
生之常談也不足以記太齋也如欲得奇辭傑論以爲齋寵光則措紳先
生詹其往請之必有徵也是以余言爲哉張請詩寄題睢陽張文昭存齋
之子山房結數楹靜無塵累已櫻寧此心炯炯同千載吾道皇皇有六
經雨後儀刑山吏好憲前意思草長青功夫要在存存熱便是齋居座右
銘楊誠齋集存齋銘永興吳君其丞吉水名齋房曰存謂予銘之銘曰
天與天精孔神孔明肇域彼中扁宅是隳庭我有神舍弗振于夜寇入在
宇我出在野在宇一斯其從千之在野懷歸室是遠而將聖有績予爲孟
孫之族導汝歸宿寇則逐逐匪子汝歸汝弗去也匪彼汝寇汝弗居也汝
室戴寧汝挾戴宏宗廟百官疇不汝或承尼曰克牆有觀斯煌有陟斯昂
則莫我敢當道腴義渠詩寇禮裳有操無亡疇莫知其鄉觀鶴山大全集
年節叟子才存齋銘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天地立以奠廣宇氣化流
行陰陽寒暑職職並區芸芸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發見在彼吾若無
與有觸吾前豁然呈露而有至近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

微。存不存。故存之奈何。以敬為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立則見。無行不與。吾非能之。嘗事斯語。敢述所聞。以告節庵。葉水心集存齋銘。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邪。喪善所門。如彼聚粟。常完倉國。性因物速。心與事往。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輒有爲。勿墮空寂。是固無存。執妄爲得。壯矣。弋陽。觀竹。青養。厥壞甚矣。水廣山長。土迫征求。下憐愁苦。休其永存。以作民怵。黃文獻公集存齋銘。爲唐實之作。惟皇上帝。降此良心。總攝萬化。其德孔仁。虛靈不昧。神妙不測。養而勿害。則靡有忒。爲聖爲賢。立此人極。誘交於前。倏變而遷。凝水焦火。飛天淪淵。乃獸乃禽。徒習人言。驗厥操舍。實未嘗妄。欲知所存。先求其放。膏車秣馬。不皇厥居。馳騖如是。欲存可乎。利欲輟輟。是究是圖。所樂在此。欲其可乎。肌膚弗食。筋骸弗束。言肆則誕。行域則踣。自旦及晝。枯之反覆。雖有夜氣。亦惟不足。我視斯扁。萬里來歸。禽獸是醜。聖賢是休。方其未發。當養其微。及其將發。當察其機。賓主有辨。動靜無違。以是爲學。則殆庶幾。趙汝回詩。題賴若谷存齋。湛湛方寸天。清冷如止水。其止涵空明。其漬汨泥滓。操之恍若遺。捨之渺何倚。瞬息苟不誠。愚智從此始。一篇中庸書。千古防意壘。吾子善守之。勉勉集衆美。獨不見隣家翁。驅鷄呼犬斜陽中。

養齋

朱姚成一雪坡集養齋記

子性質苦猶急遇物觸即莫能受甚病之思

自藥一日靜坐得一字曰養榜以名齋自警也養之義大矣哉養則乾不

養則臨養則充不養則餒德以養統才以養格學問以養涵深器識以養

廣大孰爲養蓋有要道養其大者爲大人養攝棘而告梧櫟養一指而失

肩背非養之善養之善莫若養氣心者氣之主莫若養心心之不能養忿

與慾敗之也忿不瘳吾戈矛慾未淨吾陷穽忿必慾慾必窒然後可以持

志而養氣氣善養則充且弘矣充且弘則所養正而聖功寓矣豈止藥吾

性質之病而已哉雖然慾忿窒慾養之善也矣而慾矣而窒曰獨不聞周

夫子之言乎澹則慾

心平和則躁心釋

直養齋

元蕭勤齋集直養齋銘萬物所資均乎一氣孰其尸之曰維上帝帝命

極健順五常氣則偕行莫禦莫量順理爲直得養則大襲正助忘匪理斯

害凡中有主所向無前拔山蓋世古亦有焉敬義夾持俯仰無愧上下同

流勇何足議不憂不懼不疑所行何物事切攝吾靈局矯矯裴君矣黃其

學從事于斯受說先覺繫余小子願學未能敢銘君齋定維自銘

適齋

宋華鎮雲漢居士集道州錄事廳適齋記元祐壬申歲余來爲營道郡督郵越明年冬十月尊舍館之西顏廡設戶牖以爲

室既成目之爲適齋。客有過而疑之。曰。吾聞適當也。物有當於心而無迹於意。然後適。若夫資雅材。抱道術。以遊乎可用之世。行既久而步不進。日向晚而道則遠。主郡簿。書於放逐傲人之地。俛眉高拱。與衆進退庭下。捷步不異胥吏。組綬不足以爲六尺之華。廩稍不足以飽數口之腹。續短裨薄。鬪構揅摘。芳風雨飄滯之慮。曾何物之有當而無迹也。而謂之適耶。子起而應之曰。客聞求廉氏之二子乎。昔求氏與廉氏同里閭也。求氏家富而官遠。曰。患失其所有而務得無已。終年戚戚以憂。廉氏農圃也。食其力。僅免其凍餒。不羨涯分之外。終年熙熙以遊。若吾子之所謂。則高位厚祿。金朱華屋。爲可適。而卑官薄廩。簞圭之門。青綠之品。爲不可適已。吾恐特未定也。吾之所謂適者。適於已之謂也。非適人之所適也。人之所適者。物也。物不足則有時而不適。已之所適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存。則已無入而不適。世之道不足者。視名位祿養車服室宇之麗。切切然以爲已之所宜保而不得去。茲其樂也。乃所以爲苦歟。人之所惡。夫豈獄牢繫者。謂其錮繫而不可去也。今貴富之人。無道以處之。而累於物。則高位厚祿華服美宇。曾何異於獄牢繫錮之地耶。至於欣捧一微。折腰斗升。所養在中。浩然自得者。曾不知卑飛之爲榮。數粒之爲薄。搶榆控地。時止時行。則其憂

也。乃所以爲難與物之所貴乎。春臺太守者。謂其賞心饜腹也。今微賤之士。有道以自居而亡於其爲。則卑官薄廩主華之門青綠之品。曾何異於春臺太守饜賞之所耶。若然。則世之所謂適者。果在已不在物。而吾之爲適。齋不妄言。畢客慚而退。元程雪樓集適齋說。物各有所適。坎井之蛙。東海之鰲。數仞之鷄。九萬里之鵬。其處身之大小。高下不齊。而其適一也。君子之於貧富貴賤也。亦然。世之處貧賤者。或怫然而熱中。或悅然而失志。焦然若不能以終日。一旦而富貴。則驕則盈。蓋終其身而未嘗有一日之適。是曾二虫之不如也。誰謂人爲靈於物者哉。豫章胡先生誠叟。名其居室便坐之所曰適。先生方布衣時。以明經史通詩賦進士業。講授鄉里。其氣浩然。其容澤然。其議論軒昂震蕩。聞者竦立。無一毫懣懣不自得之態。既而位郡博士。同時行輩衮衮臺省矣。或以先生名聞。始授朝命。又屈爲海陵教官。先生不以居卑爲羞。處約爲怨。單車之任。其志氣猶布衣時。真能適者也。余謂適者。無所往而不适。不适者。無所往而適。富貴而適可也。貧賤而適難能也。能其所難能。豈不能其所可能哉。先生今日之適如此。他日之適。從可知也。太古之當大事立大功者。類非悻悻小丈夫所能也。耕於野。築於崖。漁於水濱。若將終身及其出而任天下之重。若固有

之。不少動其心焉。所謂通則無所往而不通者也。先生通者也。當路多知之者。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元讓工小篆。既爲作適齋二大字。而中丞徐子方詩以美之。屬而和者十數。余少從先生學。知之尤深。故爲著其說。宋俞良能香山集。次陸務觀韻題姚復之秀才適齋。姚子神情處處便。牀頭周易杖頭錢。逢僧與語閑終日。遣客歸休醉欲眠。應覺此生如寄耳。何妨一室且蕭然。無心更覓封侯事。納履誰能博一編。樓攻媿先生集。陳天成用東坡趙清獻高齋詩韻賦適齋次韻。二公晚辭軒冕勞。兩齋莫辨適與高。膏登雲山仰清獻。平地著屋山周遭。白頭日過適齋下。釣游尚想隨兒曹。方從家舅與俱隱。野鶴誰能鳴九臯。加我數年未納祿。解去簪笏甘同袍。世間此事要識破。差處不可容一毫。潁川尉仙賦長句。數寸之管煩君操。欲追險韻繼坡老。詞鋒犀銳真吹毛。舅家見詩勉續貂。**息齋**宋方長松相倚題青篋。我今無復望祿仕。不應招我更由教。

息齋

宋方秋崖

集息齋詩。塵緣長逐衆人忙。不抵齋扉一枕涼。世路險巇吾倦矣。底須辛苦爲膏梁。曾手搏齋詩題劉武翼息齋。天地一從開闢始。左旋右轉長不已。話所以然氣使之。君獨不爲氣所使。平生由氣今自由。三平二滿過即休。千里收回渥窪馬。十年養熟瀉山牛。本來無動那得靜。聞著一毫

還是刺。雖任鵲安頭上巢。更防人打耳。遙聲陳后山集。次韻蘇公題歐陽叔獨息齋。行者悲故里。居者愛吾廬。生須着錐地。何賴汗牛書。文室八

尺床。稱子閉門居。百爲會有還。一足不顧餘。紛紛老幼間。失得了懸虛客。在醉則膠聽。我莫問渠論。勝已絕倒句。妙方愁子竹。几無留塵。霜畦有餘蔬。相從十五年。不爲食有魚。時須一飽仰。君可貸遷藤。元程雪樓集。郭梅西息齋。陰向秀。蔓測陽。從小雪看。千年啓龜蟹。六月養鵬搏。隱几天機。

熱。閉門人境寬。悠悠請息齋。宋范石湖集。請息齋書事三首。覆八十返。靜處得奇觀。請息齋。雨隸雲轉手成。紛紛輕薄可憐生。天

無寒暑。無時令。人不炎涼。不世情。栩栩算來俱蝶夢。喑喑能有幾雞鳴。冰山側畔紅塵漲。不隔瑤臺月露清。刻木牽絲罷戲場。祭終雨後兩相忘。門雖有雀尚延尉。食已無魚休孟嘗。蘇東趨時真是賊。虎中宣力任爲俵。蘇東舍北誰情話。雞語鷄盟意却長。聚蟠醺邊開似電。乞兒爭肯向寒灰。長平失勢見何晚。粟里息交歸去來。休問江湖魚有沫。但新雲水鶴無媒。巖扉岫幌牢扃鎖。不是漁樵不與開。題請息齋六言十首。洞門晝掛鐵鎖。閣道秋生綠苔。蒼苔下略同龜穴。瓜中且免蠅來。多謝紛紛雲雨相。忌渺渺江湖坐隅。但忌占鵲。屋上何煩譽鳥。觀瀾年年如馬。太行日

日推車。笑中恐有義府泣。囊難防叔魚。見影臺猶鉞。鉞聞聲龍尚信。猜問誰毛生。名越知我角出車輪。不惜人扶難拜。非關我醉欲眠。勞君敬枯木耳。恐汝見濕灰馬。統駕今吾將老。結廬此地不喧。恐妨蝴蝶同塵。笑倩顏黨守門。口邊一任醜去。鼻孔慵將涕收。閑門冷落車轍。空室團

藥話頭。冷煖舊雨今雨。是非一波萬波。壁下禪拈遠塵。室中病著維摩。

親戚自有情話。來往都無雜言。酒熟徑須相報。文成聊與細論。園丁

以時白事。山客終日相陪。竹

比平安報到。花依次第折來。

踵息齋

宋張文潛詩。物之有知者。恃息。物之有息。知爲賊。天長也。

久載元氣。天地無心。故無極。君知一身誰主持。六塵緣影工伎兒。發生變如不暫止。今汝鼻息無停時。喘呼呀呷生至死。去本已遠。何由歸。直人嗒

然吾喪我。能使炎火爲寒灰。中空無宰氣。不使內自升降。如靈龜。深之又深。乃至踵。根深蒂固。凝不動。超然內外無死地。紫雲華實龍虎用。真人示

我尺素書。萬卷丹經不勞誦。他年

錄髮對銅狄。却視吾齋真作夢。

分齋

元王惲秋澗集。李清甫分齋詩。鷗飛不過丈尋間。鵬翼

雲垂九萬搏。每自忖量。昇東外。就中增損一毫難。洗心俠習從多可。放眼青天有遠觀。拈取榜齊才隻字。此身還有泰山安。王景初蘭軒集。題李清

臣分齋 命有窮通非我力。性無加損是天然。齋居更要分明看。物物中間大極全。一段良田與衆分。短長高下各均勻。藩籬有限休侵過。優過藩籬是別人。劉文簡公集書李清臣分齋 乳坤萬里無非分。一還須分內看。進退存亡俱不失。聖人容易衆人難。聖人容易衆人難。一簣終成九仞功。獨有分齋深著名。簿書鞍馬十年閑。

安分齋

宋陳元晉漁野類藁安分齋銘 大鈞缺北。品制萬殊。鵬背摩雲。龜

尾曳塗。變則不足。蛟則有餘。窮通豐歉。工拙知愚。造物何心。分量爾拘。宰相歇後。將軍人奴。夫子轍環終老。匹夫冶銅弄臣。飽死侏儒。原憲肘見。窮栖繩牖。連人大觀。其中石如。嗟世之人。役知効効。尤畫虎助長。續兔爲鼠。發機爲雀。投珠曾不却顧。不資其軀。吾儕樂天。厚養燕需。患不自信。鎮

之坐

夢齋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題夢齋 文府中書五色衣。含章未吐鳳先飛。可堪歷歷將今是。又對春風較昨非。得鹿

歡呼事已非。可能蕉覆却空歸。多情最是蘭蕙蝶。長繞瓊華藥上飛。

順齋

元蒲道原順齋叢藁順齋記 愚自幼讀書。至於中年粗

知向方。思爲端居警省之所。遂營小屋一楹於室之北偏。榜曰順齋。客有過余坐定而問曰。僕聞士生於世。讀聖人之經。以植立其志。剛毅正直。不

苟悅不詭隨。屹然如砥柱之於頽波。今吾子名齋以順。殆恐委靡而不振。竊有疑焉。余曰。客誠過愛。相愚以道。恐其蹉跎而失中也。敢不佩服忠告之益。雖然。愚有所見。願卒陳以求教。武天地之大。俯察仰觀。日月之運。江河之流。四時之行。百物之生。苟有舛逆。則爲災爲荒矣。上而國家。發號施令。建侯行師。苟不豫順。則衆不服矣。下而農圃。寒耕熱耘。晝作夕息。苟不順序。則生不遂矣。微而至於物。川泳雲飛。秋蟄春啓。陸行叢集。巢居穴處。無不順以生者。況於人乎。夫人之生。有秉彜之性。聖人亦循其自然以立道。如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非如告子。桮棬橋揅。戕賊之也。及其立教。皆曰。天叙天秩。其品之大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吾當日講焉。使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驗於日用常行之間。苟爲不然。則淪胥禽犢矣。蓋順之字。乃理之用也。雖天地之大。事物之微。不可違者。此愚所以服膺而不敢失。今客規我以委靡隨人。無乃孟氏所譏公孫衍張儀者。未儀衍俗稱爲大丈夫。而以妾婦之順事人。此逆理之甚。烏得爲真順乎。客聞之。踧踖似有愧色。拱而言曰。僕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所謂居其中而不自知者。今聞吾子之言。則順之時義大矣哉。客旣退。遂書爲之記。

順齋箴

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子思言道。率性之謂順。義之大。

於斯可知。孝弟忠信。以我而推。天秩自然。豈人所強。惟理之歸。大中無黨。毫釐之察。或為詭隨。姜婦之道。不衍則儀。美叔斯堂。有銘昭若。壽卿居之。視此無作。朱葛元承。詩題韓伯。直順齋。路如直弦。萬古。怡順齋。

新平吾方寸是經綸一元靜轉憑何力日月序行天地春

元陸子方集怡順齋記 杜元凱序春秋內傳云。優而柔之。厭而餒之。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儒以為此數語。非深知讀書之味者。不能道。元凱有左氏癖。因其癖也。故得其趣。豈惟左氏。凡讀書者。不得其理。則不得其趣。抑左氏長於議論。而短於理。如君子曰之類。皆理亦多。以其善叙事也。學者愛其浮華。而讀之者。亦不覺其浸潤之入人深也。然理一也。有義理之理。有文理之理。左氏於文理。可謂順矣。特不純於義理耳。讀者尚為之怡然。而況於聖賢之經書乎。而況於義理之至順者乎。蓋者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在意。得意而忘言。所謂意在魚。得魚而已。理順則意樂。樂則為可已。為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昔庖丁善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皆中理解也。其言曰。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其理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提刀而立。為之四顧。